

計之艱難，初抵上海茫然不知所措，幸校友許元啓、何允武、吳鴻照諸先生，趕來相迎，並請我們在檢德貯蓄會晚餐，並觀賞黎明輝表演葡萄仙子等歌劇，自後在滬生活，皆係許何吳校友接時送來，使無知的我，又復不識愁滋味了，但有時亦會詢問立侯，怎麼好意思讓朋友供給我們呢？他說「我們校友素有互助互愛精神，你不必以此繫懷」，其友情之深誠令人難忘。

在這段艱困的日子裡，我們幸享有友朋之樂，所有上海近郊及遊覽地區，幾乎都有我們的足跡，曾記得有一次，因許元啓先生家住南翔，我們相約同往作竟日遊，及至返上海時，客車已停駛，惟有裝馬的車廂即將開行，於是大家搶先登車上，先生們把我們這幾位太太圍在中心，謂車廂牆壁有馬糞，恐沾污我們的衣裙，車廂沒頂蓬，仰視星月皓潔，白雲飛馳，幾

慶祝母校七十二週年紀念有作

葉在銜

創校今逢七二秋，尼山教澤布宏猷，及門桃李沾同化，入室菁莪感盡收，且喜學成能致用，固知志篤不旁求，樹人開府艱難業，作育俊才第一流。

本屆校慶特別令我難忘

陳汝閔

髀肉復生 願做老兵

今年四月八日爲母校七十二周年校慶，先一日在新竹母校舉行慶祝大會，並有各種展覽及比賽。是日也，豔陽天，春光好，北新道上專車滿載，邁克風裏引吭高歌，士氣之盛，何讓當年。八日晚間復假臺北中泰賓館舉行慶祝晚會，舞蹈歌唱之外，更有下一代之服裝表演，形形色色乃屬破題兒第一遭，歡祝嵩壽，盛況空前，誠有足多者。然此種種有形的點綴與熱鬧，大都過眼雲煙，一了百了。惟獨使我難以忘懷者，乃爲今年母校七十二周年，而我則爲七十一歲，母校誕生先我一年，予我甚深警惕，母校自抗戰遷校以來，顛沛流離，如今總算重行崛起，由研究所而工學院，未來鴻圖，豈有涯既，所謂七十開始，母校實有之。而反觀我退休數年，已入珠黃之境，縱欲開始，又將若何？七日之各項球類比賽更使我有髀肉復生之感，但力不從心，亦惟有徒喚奈何而已！

臺灣鐵路管理局發行之「臺鐵資料」爲一技術爲體研究爲用的綜合性月刊，每期都十餘萬言，我自創刊承乏總編輯以來，已閱四年，現已出版至第五十五

疑置身瓊樓玉宇，而諸先生們則高談濶論，其親愛之情，真的如兄如弟，其樂陶陶。是年暑假立侯在東南大學（即今之中央大學）任總務部主任，那時稱總務部，適遇龍潭之役，京滬交通受阻，諸校友每日偕太太來相安慰陪伴，歲月不居，淹忽之間已四十餘年矣。對日抗戰期間，立侯任全國新聞檢查局副局長，卅二年因視察各省分處工作情況，我亦因便返贛，省視舅翁及先母，返渝時因交大遷設貴州省平越，是以繞道探訪舊友，大概校友已先有聯繫，及我們車抵該鎮時，校友們已在迎候，立侯下車即被人潮捲擁而去，我因人地生疏，只有獨立竚待，店家門首懸掛的紙燈籠上，雖寫着什麼某某客棧，但黝黑不敢進去，正在進退維谷，幸許元啓太太來，邀往乃公子宿舍暫歇；並爲我備晚餐，飯後學校總務處又派人來招待至一寬大房間居住，我雖非常膽怯，然莫可如何，次日午餐，校友在一餐館設宴款待，約有四五桌，我始在人叢中望見立侯，及至我們車開行時，校友們猶依依不捨而別。

今日大陸淪陷，人事全非，所幸校友仍得在臺灣相聚首，且已復校，而校友們仍不分年齡，不分地區，其親愛精神仍不減昔年，我覺得親愛精誠的校訓，懸在交大禮堂確實當之無愧矣。

期。內容包括工程、機械、電氣、材料、人事、主計、號誌、運輸種種有關鐵路之資料，爲我國唯一之鐵路刊物。凡我學長有興閱讀研究者，請隨時告知，即當按期免費寄贈。我垂垂老矣，七十不能開始，竊願做一老兵，竭盡所能，努力以赴，庶幾不至愧對長我一歲之母校，是乃在七二校慶之餞，最令我難忘者也。

新書介紹

茲有吳啓中學長，係母校滬院民十三級電機系畢業、美國普渡大學碩士，曾任交通部電信總局工務處長，中英文造詣甚深，近著「現代英文縮寫辭典」乙書，內容豐富，頗具價值，該書業已問世。如有需要可逕向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大學圖書公司（臺大對面）及重慶南路一段遠東圖書公司洽購，郵政劃撥一四四二號。